

左岸译丛 | Série Rive Gauche



Jean-Luc Hennig

[法] 让-吕克·海宁 著  
李一枝 译

地下室里的萨德  
巴黎另类情感访谈录

# 地下室里的萨德

[法]让-吕克·海宁 著

Jean-Luc Hennig

李一枝 译

« SPERME NOIR » de Jean-luc Hennig

World Copyright ©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6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7-2010-2331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下室里的萨德 / (法) 海宁著 ; 李一枝译. — 长春 :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6

(左岸译丛)

ISBN 978-7-5463-5489-7

I. ①地… II. ①海… ②李… III. ①玄学-研究-西方国家 IV. ①B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9847号

## 地下室里的萨德

---

作 者 [法]让-吕克·海宁

译 者 李一枝

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
策划编辑 胥 弋

责任编辑 宋 春 李明茜

装帧设计 未 氓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.25
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  
邮编: 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: 010—63109462-1104  
发行部: 010—63104979
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463-5489-7

定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序 言

本书收集的文章大部分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。这些文章都是谈论性的，不过是以一种与今天迥然不同的方式。它们谈论的首先是另一个时代，用的是另一种语言，它们是另一种新闻。也许能称之为欲望的新闻。

此话怎讲？

首先，这是一种没有中心也没有对象的新闻，它直来直去，人们会说所有的新闻大抵都是这样的。它应时而生，就是说，不是别的，而是一种不可预见的现实。它是浮动的，略带醉意的，稍感困惑的。它只是呈现事实，既不耽搁也不留连其中，傅立叶说过新闻的意义就好比雌性蝴蝶的爱情。这是一门关乎瞬间的艺术（尽管是门小艺术，但总归还是艺术），触景生情的艺术，真情实感的艺术，飘飘然的艺术。更何况那种

经常性的的大转变，那些不留痕迹的旅行，新闻里的确充满激情。

不过新闻也有自身局限，这些局限使它很奇怪地无法成为一种魅惑的艺术，无法成为一种无根据、无动机的艺术。文学恰好与之相反。文学作品的作者可以大胆地为所欲为，而且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属于他自己的，并且由他自己来回应，风格和人物都属于他自己，正是这种单独性才产生了文学。文学是单数名词，而新闻总是复数名词。

因此，新闻记者一般都拥有一定的读者，甚至许多的读者，这些读者是早已存在的。因为他们买这样那样的报纸，他们顺着字行向下读，他们期待着这样那样的信息。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压力，一种隐秘的审读，甚至连读者自己也不一定察觉。新闻记者无法做到自由自在不受约束，他属于他的报纸，他的读者，这个复数形式的集体名词，他只能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集体当中，这个集体或多或少地监视着他，否则他将会被排除到这个集体之外。的确，这其中也有过小伎俩，小变通，暂时的奇迹。但是一位新闻记者的风格必然是一家报纸的风格，一种让你失去写作自由的风格，因为在一家报社里，重要的不是记者，而是报纸。

我还是回到欲望的新闻话题上。我这么命名，并非出于行

业内在的激情，实际上这是一种强烈的自相矛盾的东西：一、它是一种运用欲望的手段去接近人和事物的方式；二、它是一种将想象融入现实的方式，或者说如果不加以想象就把握不了任何事实（而这一点正有悖于新闻的职业道德，亦有悖于事实的验证或者保证信息源的真实性的）。正因如此，尽管我在《解放报》做过七年记者，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在几个地方当过记者，但从心底里而言，我从未把自己当做一名记者。抑或说，在那个充满动荡问题的时代，我曾经是一名记者，这份职业能让我做些想做的事情，投身新闻业只是我的一段短暂的经历。

那是一种新闻小说吗？我也不太清楚这种称法的意思，所以我更喜欢称之为欲望的新闻。换言之，在这种新闻里，遣词造句的想象力要随着不同的身体而变。实际上这种新闻更接近小说，但却与小说的形式完全不同。简而言之，一种带面具的新闻，它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：现实激发了我的灵感，它就像是命令式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交出作业。而与此同时，我深知这种现实毫无任何意义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我们把它写在纸上，更重要的却是那些字里行间的东西，明白地说，是一种欲望的秩序。对此我深谙于心。因此当道德复辟时代到来，我便远离了新闻界，后来几乎很少涉足。自然而然地报纸越是

看得多，越是不喜欢如今的记者们。总之他们就像是17世纪军队里的“敢死队”，就是那些“法兰西神枪手”。

我想起了一本自己1981年编辑出版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书，书名叫《外面的世界》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我所说的欲望的新闻。杜拉斯说得很好：“您知道，我给报纸写过一些文章。有时候我也为外面写点东西，当外界的事物闯入我的视野，当一些东西让我疯狂，那外面的世界，大街上的世界；或者有些时候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，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。”

因此我想象中的欲望的新闻首先是一种肖像艺术。它更加自由地展现一些私密的事情，有关性，有关死亡，有关生命的狂恋，有关肉体的折磨。一些今天人们谈论起来很容易的事情——只是太容易了点，太平静了点，人们甚至都不再有任何猜疑，只是带着点奚落。而我讲到的这种新闻，实质上是一种带着猜疑的新闻，而不是揭露隐私的。这种新闻总是假设你与此时此刻存在着一定联系，与主人公存在着联系，这种联系将你置身于自身之外。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无比兴奋的新闻，写作重新占领台面，我可以支配它，甚至是规定自己，以最大的自由度来写作。这是一种以破墙而入的方式进入你的生活的新闻，你的生活就在它的字里行间，这是一种全是私密文字的新

闻。

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是另一种新闻。一种充满逆反、矛盾、挑战的新闻，的确有点乌托邦的味道。它属于一个时代，一个历史上短暂的时代，一种精神（以及身体）上的反抗，没有这种反抗，这种新闻绝不会存在。是那个时代让我写下这些，那个时代承载着我。那时，我不再是我，而我又是完完全全的我。想要找到自我必须先反叛自我，如今这种精神在报纸中已经消失，我深信无疑。因为那是一种知道如何恰当地冒险的新闻，它既不咒责也不号叫地发起挑战，大胆而自由。而我相信当我们像这样自由的时候，公正就离得不远了。

性？他人的性？在那个时代，性这个怪物还没有被分类、被编队、被关进巴士底狱。我想说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性。如今很难，是的，很难。无奈，时代变了。让我们回到这些文章，它们将要特别地谈论到同性恋、虐恋、男同性恋。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晚上，在地下，在偷窥中，或者在幻觉里。

特别要说一句关于男同性恋的话。他们确实是最格格不入的一类人。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，我不想为任何人辩护，不论是性侵犯者、谋杀犯、皮条客网络，还是色情视频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我的意图距此十万八千里。简单地说，我坚持这一点，处在青春期的男孩或者女孩有权去爱一个他或

她心仪的人，而不应为此遭到法律的制裁。而这一点是多么无法让人接受。男孩女孩们真应该像人们嘱咐的那样逃避自己的身体吗？这正是我想谈论的。难道这种想法大逆不道？罪该放逐？无比邪恶？那就罢了。但是，那些动辄打官司（经常行为）、敲诈勒索（包括出自孩子之口的）、挑动公愤之类的卑鄙的造势行为可以歇了。对的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或女孩懂得如何去爱，不管你喜不喜欢。这是我的诉求的唯一伦理依据。这一伦理沿袭了几个世纪，为四海文明所接受，而我们的时代却例外。

我不会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。我说的是其他的事情。我们笼统称之为爱情的东西，实际上不过是些游戏、暧昧、花招、阴谋、闹剧，而这些我们九到十岁的时候就全明白了。十岁的时候我就爱过，想尽可能地用上我所有的感觉和所有的欲望。可我总是（很长一段时间）拒绝这种爱，拒绝我自己。我只把爱化成了一个一个亲吻，那些被偷走的亲吻，头发上的亲吻，眼皮上的亲吻。该怎样定义这种爱情？我不知道。因为当今的社会拒绝定义它拒绝看到的東西。

为什么要说起这些？因为不想否认自己，不想否认自己十岁时深深地爱过。更为的是指明70年代与今日社会断代的鸿沟，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在（充满无政府主义道德解放色

彩)一个道德秩序全面复辟的时代(连男同性恋者都要求结婚)。甚至50年代都更宽容一些,那时候别人不给你的东西你可以偷得到,而现在有人为了你的安全监视着你。面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断层,我只想在这一点上我一丁点都没变。虽然我从未对任何孩童产生爱恋之情,可谁知道呢?

以上的文字仅仅是出自于一个自由的灵魂。我本想说得更直白些,不讲半句客套话。而如今连客套话人们都不想听了,也许是想早点把那些曾遭受苦难挫折的人忘了。是的,我们还要说说孩童的爱,让那些在神秘的基督教义里不可触碰的,纯洁的,神圣的,不可侵犯的,洁白无瑕(“immaculé 洁白无瑕”是“puer清洁”的伪词源,它的真正词源应该是拉丁语中的“purus”)的躯体见鬼去吧,让这片没有源头只有无尽的童年的土地见鬼去吧,让这片不再催生任何欲望的不毛之地,这块干涸荒凉的土地,这块已经把所有该诅咒的人,所有带毒的激情,所有违抗的可能,所有的罪孽清理干净的土地永远消失吧。爱总是带着一种罪孽感,自由的爱啊。

“人们想要把一切置于阳光之下,可是人性需要阴影来躲避疯狂。”法学家皮埃尔·勒让德尔如是说。我维护的正是这片被阴影笼罩的,被人说“不”的土地。我要对周遭的荒谬说“不”;要对那些罪恶的杀人的,把孩子(甚至还有成年人)

逼上绝路的言论说“不”；向人之身体不可由人自由支配的规则说“不”；向用命令式发出的命令说“不”；向自由观点的噩梦说“不”；向恐惧说“不”。不容易啊，今天说“不”很难，何况只说一个“不”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言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罗科·思弗雷迪：匹萨店的大天使 | 9   |
| 饕餮，亲吻，侃大山，嘴唇三部曲 | 17  |
| 荷马兰的恋人          | 22  |
| 特异功能表演者         | 26  |
| 蓝鱼              | 35  |
| 摇滚客：血性的祭礼       | 42  |
| 撒旦              | 46  |
| 按摩女             | 61  |
| 邻家男孩            | 68  |
| 她的名字叫格丽丝莉迪      | 111 |
| 恩奈斯特先生的涂鸦       | 121 |
| 米兰：莫里吉街上的酷儿别墅   | 126 |
| 纽约：在南·戈尔丁的晚会上   | 135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如果孩子们愿意被拐走呢？  | 159 |
| 弗朗索瓦·雷切巴赫与死刑犯 | 168 |
| 巴士底歌剧院        | 178 |
| 我肚子里有只老鼠      | 182 |
| 结果我           | 189 |
| 重读托尼·杜威       | 204 |
| 男妓            | 224 |
| 修道士           | 234 |
| 地下室里的萨德       | 242 |
| 桑拿浴场          | 256 |

## 罗科·思弗雷迪：匹萨店的大天使

罗科？他什么都能给你，他真是个可爱的人。他的变化能力令我惊讶。他的那些照片仿佛是很多不同的人。对于我来说，他有着在镜头前展现不同情绪的天赋，这仍然是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本领。他征服了银幕，他风度非凡。

——塔纳·卡尔雅

“你的头发是从今年夏天开始变成金黄色的吗？”

“我的，大海，是我的大海让头发的颜色变浅了。因为我的头发非常非常的纤细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整个假期都是在海边度过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在佩斯卡拉，在意大利……我的家人都在那边。

冬天我待在这儿，夏天我就回佩斯卡拉去。我从十五岁开始就是游泳教练了……”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法国？”

“1984年6月。”

“你们家人多吗？”

“我有五个兄弟……我妈妈，她在家做饭；我爸爸，那个词怎么说来着？就是给马路披上外衣，沥青？对，我爸爸就是给马路铺沥青的……”

“你一个人来的巴黎吗？”

“我有一个哥哥在巴黎，不过我很少去见他。他自己有家匹萨店。他对我说，来吧，上我这儿来干活儿吧！是我不愿意去。要是我为他干活儿，他肯定对我很好，这很正常，他会为我做我想吃的。不过这样的话其他的领班就会有意见了。我嘛我不愿意这样，我还是更喜欢一个人干活儿。”

“好吧，你做匹萨，但不在你哥哥的店里，另外你还想当摄影模特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电影里当过群众演员。我和约翰·柯林斯一起演过《曾经》。我还在雅克·马丁的电视短片中出现过，像这样坐在一块冲浪板上，旁边坐着一个晒黑了的姑娘……那是为了展现澳大利亚的风情……”

“你干这些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”

“匹萨店里遇到的一位女士。当时我正在给她上菜，她对我说，您为什么做服务生？您这么帅应该去当模特。接着她给了我她丈夫的电话号码，她丈夫经营着一家模特公司。他让我准备一本影集，不过我还没弄完呢，因为我没什么钱……”

“为了工作你会和别人上床吗？”

“直到现在从没有过。我从没出卖过色相。如果有，那得看是和什么人。如果对我有好处，也许吧。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，必须这么干。这个我知道……”

“你是完全的异性恋？”

“我并不完全只跟女人约会。我也可以跟男人约会，但我并不是个同性恋者。跟男人约会，怎么说呢，如果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东西的话……”

“你当过小白脸？”

“是的，有几次。他们给我钱……在罗马，我认识的一个人给我介绍了一些女人。就在拉贝格拉舞厅……那里有些女人会这样打量着你……我第一次去只是出于好奇，不过后来，当我看到能挣一些钱，我就答应了……就这样我认识了两个女的。第一个大概五十来岁，我比较喜欢她，她给了我大约1500法郎，我们待了两三个小时……不过之后我再没见到过她，因为我去

佩斯卡拉了……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我有点不知所措，她认为我不太喜欢，就放弃了……”

“另一个呢？”

“另外一个老一点，也更壮一点，更邪恶一点，可能吧。她对我说，我给你钱，你照我说的做。就这样，她要求我在上她之前用手打她，用脚踹她，就像一个真正的虐待狂那样。她也许需要暴力来得到快感，我也不知道……可是我，我不会干这个。她也许希望我揍得再狠点……她最后给了我2000法郎。”

“之前你通常是跟女孩子们做爱？”

“是的，我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只跟处女一块儿约会。之后才有了一些跟已婚女人的经历。”

“你更喜欢处女？”

“不喜欢。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她们会说还不确定，她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她们认为做爱特别疼，要么就是让我时时刻刻都得黏着她们……对于我来说，做爱是件顺其自然的事，我不喜欢老被一个女孩占据着，我喜欢换换人。”

“那么男人呢？”

“跟男人我没有任何经历。有不少人企图勾引我，不过不是在匹萨店里。我以前去马友门附近的健身房，有人跟我说，你想拍照片吗？好吧，来我家吧。不过我十分明白他们不是为了拍照